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文廣與飛雲成親

卻說飛雲誘得文廣跳澗，既擒捉了，逕回寨入見江氏。江氏迎而言曰：「聞嬌兒用計擒了來將，足慰父兄之心，以雪輪陣之辱。」飛雲曰：「固然雪恥，還有一事，不好說得。」江氏曰：「母親跟前卻有何害，只管說來。」飛雲欲語，又掩著口，只是笑而已。江氏曰：「莫非所捉之將真可以為偶乎？」飛雲點頭，復曰：「彼乃楊府之子，況且妙齡，殺之可矜。」江氏曰：「待父升堂，吾即言之。」鮑大登升堂，江氏同坐於側。眾擁文廣於階下，挺身而立。江氏見文廣美如冠玉，心下十分歡喜，謂：「真吾之婿也。」大登曰：「豎兒不跪，復欲何為！」文廣曰：「吾之膝金石弗堅過也，豈肯向鼠竊狗偷之輩而一折乎。」大登聞說大怒，提劍欲砍。江氏即遮隔言曰：「小童有一事，欲啟聖上得知。」文廣亦怒曰：「砍便砍，何必做那般形狀。」又見那婆子稱聖上、小童，復大笑焉。江氏曰：「此子乃楊府子弟，莫若留之以配飛云。聖上酌量何如？」大登遂拋了劍，向前笑曰：「賢婿休驚。」時天將晚，大登也不問他肯不肯，釋了其縛，只管教飛雲出來拜告天地。飛雲既出，大登命其下拜。文廣不拜，大登按倒其頭令拜。文廣暗付：「此來被陰魂迷了，連遭此纏害。前被錦姑玷我之璧，今若不順，他仍不放。莫若姑順了也罷。」遂下拜焉。拜畢，與飛雲同入洞房，顛鸞倒鳳，不勝歡樂。次日，文廣告大登曰：「蒙岳丈厚恩，謹當趨侍左右，但小婿領聖旨進香，恐違欽限，只得拜違前去。酬了復命，庶幾罪不及於九族。」大登曰：「自古為臣盡忠，理合奉行。但汝媳婦如何？」文廣曰：「復命之後，即遣人來取。」大登曰：「我自送至，但小女無瑕之玉，被汝點破，端期白髮相守，慎毋見棄可也。」文廣曰：「小婿非薄行之人，決無是為。」大登曰：「亦須進房一辭而別。」文廣遂進房辭飛雲。飛雲半晌不語，長吁一聲。文廣曰：「子何愁悶之深？」飛雲曰：「早知郎君離別早，何似當初不遇高。」文廣曰：「非也，上命差遣，由不得我。我豈肯輕離別乎！」飛雲曰：「妾跟郎君同去何如？」文廣曰：「不可。此去進香，要潔身誠敬，以奉神明。敢帶婦女！」飛雲曰：「似此奈何？」文廣曰：「待回汴京，差人來接便了。」飛雲曰：「妾之嬌姿，未慣風雨，郎君知之憐之，幸勿丟於腦後。」文廣曰：「某萌此念，天厭天厭。」飛雲曰：「妾當遠送一程。」遂與文廣同出庭前，告父曰：「妾欲送楊郎一程回來。」大登曰：「兒去即回，彼行程緊急，莫去誤他。」言罷，文廣拜別大登、江氏，與飛雲同行。出至寨外，兩淚如傾。文廣見之，亦不覺淚下，言曰：「一宵恩愛遽爾離分，心豈忍乎。倘後我無音來，汝不肯忘而來相與，當會同焦山杜月英、宜都寶錦姑，一同入京，訪問金水河邊無佞府，乃我之家。汝等直投入來。」飛雲曰：「恐郎君他去，家人不容奈何？」文廣乃取下金簪一根，言曰：「設或不在，以此遞進，無有不。」飛雲曰：「妾去會時，恐被二人不信，何如？」文廣又解下鴛鴦繡袋一個，付與飛雲言曰：「此乃月英親手澤也。持此前往，再無異說。請子回步，恐誤去程。我與汝既結夫婦，後會有期。」飛雲不勝悲愴，遂於岐路再拜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昨日相逢今別離，忽聞釧落淚交頤。

心中無限傷情話，握手叮嚀嘯路岐。

文廣別了飛雲，回到軍營，將成親事情告知魏化。魏化言曰：「此乃天緣奇遇，將軍前生結下來的。縱仇敵之家，亦必成就。」言罷，文廣號令諸軍起行。不數日，到了東嶽。文廣謂魏化曰：「眾軍俱屯止山下，吾與汝齋戒沐浴，手捧此三件寶物，拜到聖帝面前獻上，才見誠敬。」次日，文廣、魏化沐浴畢，捧著寶物，一步一拜，直到大帝面前，掛了燈，安置了籤筒。文廣曰：「素珠須掛在大帝手上方好。」遂親登案，揭開羅帳掛之。遂禮拜上香。已罷，同魏化繞廊觀看，歎曰：「靈山勝景，真個無窮佳趣。」有詩為證：

百折千回疊嶂嶺，崆峒遙出翠微深。

青天白日煙霞結，不受塵埃半點侵。

文廣往各房游耍，只見道士個個丰神秀雅，飄飄然若當世之神仙。乃言曰：「吾輩持戟負戈，吃驚受恐，有甚好處！倒不如此輩寵辱無驚，理亂不聞，優游自得，恍洋自適，卻不知天之高，地之下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悟徹三千與大千，上人不為利名牽。

煙霞深隱諸緣寂，水月光汲一性圓。

頑石點頭時聽法，清風拂座夜談玄。

閒來擬結陶潛會，共醉芳樽對白蓮。

文廣歎罷，道官來請進膳。膳畢，文廣曰：「汝眾道官各退，我等遍觀景致一番，亦不枉到此處。」言罷，眾道官各散去了。

文廣與魏化步到一峰，峭拔壁立，其高冠絕諸峰，有詩為證：

風光天下已無雙，萬里雲山盡樹降。

一笑風雷生足下，鈞天路去不多長。

文廣既到其峰，只見有一石殿，殿門上書著「天下第一高峰。」忽然雲暗，似有雨之狀。魏化曰：「雨來，那裡去避？」文廣曰：「推開這石殿之門，進去躲避一會何如？」魏化向前推之，半毫不動。乃曰：「卻推不開。」文廣曰：「用些力氣推之。」魏化用盡平生之力，又推不開。文廣曰：「待我試之，看推得開否。」遂用一隻手略推，只聽裡面環響。魏化曰：「我推得開。」魏化曰：「難也，將軍試推之。」文廣遂將兩隻手向門上一推，滑喇一聲，如山崩地裂，霹靂雷震一般。其門開了。嚇得魏化膽戰心驚，手腳慌亂。文廣笑曰：「你怎麼的？」魏化曰：「好怕人也。今觀將軍，乃天神也。豈凡俗儕乎！」文廣舉步欲進，忽內有兩個武士執戟立於兩旁，大喝曰：「甚麼人，這等膽大！推開禁門，步入裡來。」文廣曰：「聖朝差進香的。」言未畢，忽內有一員官出來，請曰：「聖帝宣將軍入後殿一話。」文廣隨他進到後殿，俯伏在地言曰：「小臣楊文廣是也。今同魏化領旨進香，遊玩至此，因欲避雨，妄推禁門，乞赦死罪。」帝曰：「赦爾無罪，卿等平身。」賜坐於側。命侍臣獻茶，紅桃二枚。文廣、魏化領受不食。帝曰：「此桃甚難得，食其味極佳。昔王母獻武帝之桃，即此一種。卿試嘗之。」二人遂食之。香甜無比。茶罷，復賜酒，各飲一杯畢。帝言曰：「楊卿可惜路途佳偶，點破好景。不然為一全真，無復臨凡受奔競矣。但此一前緣，不可磨卻者也。魏化特一凡胎，但見為主忠貞，故今日亦因楊卿而同飲大丹頭矣。此非小可之益，自今以後，隨意變化飛騰。今勞卿進香，賜此以答誠心。回去幸勿泄漏。」二人拜辭出殿，行至門外，文廣曰：「帝言隨意變化，我化個鶴飛過前山去了。」等候多時，魏化不來，復飛轉看之，只見魏化飛起三尺，又墜於地。文廣飛下問曰：「你緣何不飛起來？」魏化曰：「不知因何飛起又墜。」文廣曰：「飲食一般，你緣何又飛不起來？敢怕那仙桃核子你不曾吞下？」魏化曰：「我是不曾吞之，欲帶此核回去布種。」文廣曰：「帝說汝是凡胎，今看起來，你的心也是凡心，安能超脫飛升！汝快去吞之。」魏化曰：「吞之恐怕咽死了我。」文廣曰：「人生在世，無百年長在軀體，緣何這等怕死！」魏化遂強吞之。文廣大喝一聲，一手帶起魏化，齊齊飛過山前，並下立定。化曰：「吾生怕墜落跌死於地。」文廣曰：「怕死貪生，為凡心之最。人所以難學道者，有凡心故耳。汝急急去之，日後我與汝同歸大羅，毋自迷失真性。」言罷，只見道官來迎歇息。次日，文廣拜別聖帝，相辭道官，下山引軍望汴京而回。

不一日，到了汴京。文廣入奏仁宗。仁宗見奏大喜，下命重修天波滴水樓，封楊宗保為無敵大元帥宣國公。楊文廣為無敵大將軍忠烈侯。宣娘為魯國夫人，魏化為殿前都指揮使。文武各升有差。又命文廣與長善公主畢婚不題。

卻說狄青終日恨宗保，又見全家受封，乃曰：「老賊！今日封公封侯，吾之冤仇何時可報！」遂喚心腹家丁名師金者，謂之曰：「吾昔日征蠻，被宗保老賊恥辱。今欲誅之，以雪其忿。汝有何策？」師金曰：「宗保朝廷倚任重臣，老爺害之，豈無後患？此事斷不可為。」狄青聽罷，拿起鐵錘趕打，咬牙大叫：「打死你這奴才。」一竟趕進後花園內而去。師金暗付：「莫若慌他，不

然今日活打死了。」既至後園，遂生一計，跪下告曰：「老爺息怒，聽小人告稟。」狄青曰：「奴才，稟甚麼！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你倒說這等話，長他人之威風，而不忠心以事我。」師金曰：「常言機事不密，禍先行。老爺向堂上大聲說這等話，只恐有人走漏消息，報知楊府。楊府一本，論老爺挾私謀害，滿朝文武保奏他的甚多，那時老爺悔之晚矣。為此小人激怒老爺，引至此處才好說話。」狄青大喜曰：「我的兒，說得甚有理。我且問你，怎生計較，害他父子性命？」師金曰：「今老爺已說要打死小人，待小人走進房去，只做尋不見，著家丁遍搜逐出，不容在府，小人竟去投楊府，俟方便處將宗保刺死。又泯其跡，仇殺而禍遠，方是全謀。」狄青曰：「妙計妙計。」遂令師金起去。須臾時，又趕轉庭堂上來，大罵奴才可恨，令家丁搜尋，逐出府門，饒他一死。眾人將師金推出於府門之外，師金即投入楊府而去。

是時，無佞府中大排筵宴，花燭熒煌，嘉賓駢集，慶賀文廣與長善公主畢婚。盡皆歡飲，沉醉如泥。師金悄悄地進到宣國公房中，伏於樑上。宣國公與諸客飲罷，進房取下冠帽，仰臥牀上。只見一人伏於樑上，乃曰：「梁上君子，你有甚事？或要錢物或要殺我，請下來商議。」師金聞說，遂跌落於地，跪下告曰：「小人狄太師家丁，師金是也。太師令來做刺客。」宣國公聽罷，就枕言曰：「汝取我頭去。」師金曰：「蒙老爺不殺小人，小人又敢作背義之事乎！」遂將狄青謀害之話，與己不肯之意，一一告知。「乞老爺假做個計策，一則以活小人之命，二則以寢狄青謀害之心。」宣國公曰：「吾即詐死，汝歸事主。則彼此兩全矣。」師金領計，星夜逃回，報知狄青。說楊府今晚成親，宣國公醉了，被我刺死於牀。狄青大喜曰：「已報一冤，俟後再圖文廣。」不題。

卻說宣國公那日飲多了些酒，到半夜時，身體不快，忙喚文廣入囑後事。文廣疾走臥榻之前，問曰：「爹爹如何一旦不安？」宣國公令文廣屏退左右，言曰：「適狄青遣一家奴名喚師金來刺我，我令他砍首，師金號泣說不敢，但求個生路。我即以詐被刺死之計告之。師金拜辭而去。我就寢，忽夢帝命武士斬我，我乃驚醒。今想此數難逃，欲生不可得矣。狄青懷忿，將後必來害汝，須防之。」言罷瘋痰頓生，須臾而卒。次日，表奏朝廷。朝廷令敕葬，令文武祭奠送殯畢。有詩為證：

無復公來佐太平，一天風雨折台星。

四方聞訃俱驚駭，默默無言淚暗傾。